

历史文化名城名胜组景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以金陵四十八景为例

苏 醒, 张 捷, 张宏磊, 钟士恩, 陈 星, 李宜聪, 李 茹

(南京大学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南京 210023)

摘要: 名胜组景是一定地域范围内景观的组合,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城市地标和旅游资源。以南京的金陵四十八景为例,研究名胜组景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金陵古代名胜组景依赖于自然地理环境,密集分布在长江、钟山、秦淮河等山脉和河流附近,同时也受人文地理界线的影响,较集中于南京城墙内;民国至当代的金陵四十八景的空间分布呈现东进南延北拓态势,逐步扩散至人文地理边界以外的外城郭,进而扩散到郊区县市(江北、高淳、溧水)。名胜组景的这种时空变迁特征与城市变迁存在强烈的关联。历史文化名城的组景景观可划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金陵四十八景的时间演进过程中呈现自然景观数量减少、人文景观数量增多的趋势,景观景名、排序等存在较大的差异。古今游憩偏好的变化、旅游需求的变化、历史文化景观的积累、宗教变革、土地利用、社会职能的转变、时代文化的差异都对此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关 键 词: 名胜组景;金陵四十八景;空间分析;时空演变

中图分类号: K9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363(2014)05-0171-06

0 引言

景观一词来源已久,曾被定义为区域的外观和风景的表现^[1-2]。对于景观的理解和定义,V. Nelson 认为景观指观赏者可以观察、沉思、表达美的感受的物质^[3],D. E. Cosgrove 将景观定义为一种看见的方式^[4],M. Antrop 认为景观是综合的概念,既有物质性的物理属性,也有非物质性的存在价值和象征性意义^[5],O. F. E. Council 对景观的定义为:人们所感知的区域,是自然和人文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6]。组景实质上就是景观的组合,名胜组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景观的组合^[7]。名胜组景在中国由来已久,最早的八景现象源于“潇湘八景”的出现,即《潇湘八景图》中所描绘的平沙落雁、远浦归帆、洞庭秋月、潇湘夜雨、山市晴岚、江天暮雪、烟寺晓钟、渔村夕照。而后八景逐渐盛行全国,宋至明、清,百年延续不断^[8]。新中国成立后,名胜组景的评选层出不穷,比如南京“金陵新四十景”、广东“中山新八景”、“香港新十景”等旧组景向新组景转化的评选。国外目前研究集中在风景、景观等方面,还没有关于名胜组景的研究,国内学者对于名胜组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介绍组景的起源、传播和发展^[9-11]以及文化学、历史学等视域中的有关组景的分析^[12-13],如贾文毓对中国的名胜组景从数量和省

域分布、组景景观的构词方式和艺术特点、组景景观的类型和特点进行分析^[14],李开然分析中国古代的大量组景序列,进行基本景观性质还原,研究中国传统的游憩偏好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和现代性^[15],现有研究较少涉及地理学视域的新旧组景的时空演变。对名胜组景的研究,选取的城市必须是历史文化名城,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是典型代表,本研究即选取南京的金陵四十八景为例。目前学者有关金陵四十八景的研究大多是关于胜景的由来和发展^[16],新金陵胜景景名和楹联的评析^[17],本研究试从地理学视角分析以四十八景为例的组景的时空演变特征。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对新旧组景的时空分异进行对比分析,旨在探究深层次的空间和景观变迁的原因,并对当前的组景提出建议。

1 新旧四十八景的时空演变

1.1 历史沿革

作为南京历史文化地标的金陵四十八景,源自金陵千百胜景。随着时代变迁,金陵胜景也在不断变化。金陵山水相传有八景、十景、十八景、二十四景、四十景、四十八景等说法,而金陵四十八景最初可追溯至刘禹锡的《金陵五题》,之后对金陵四十八景的记载既有文字类的描述,也有明确以绘画形式出现的记载。明嘉靖年间盛时泰以“祈泽寺龙泉”等十景为题吟咏,明隆庆年间黄克晦绘有《金陵八景图》。据《石渠宝笈续编》等古籍记载,文征明及其从侄文伯仁分别绘有《金陵十景册》和《金陵十八景册》。明万历年间余梦麟等选南京名胜组景二十处赋诗题咏,而后诗作合为《雅游篇》。明代晚期画家郭仁的《金陵八景》图卷至今保存完好。此外,晚明太史朱

收稿日期: 2014-02-12; 修回日期: 2014-04-0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71121)

作者简介: 苏醒(1991-),女,安徽淮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研究,(E-mail)jiayousuxing@163.com。

通讯作者: 张宏磊(1985-),男,安徽宁国市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旅游地理研究,(E-mail)zhanghonglei@nju.edu.cn。

之蕃收集南京的山水名胜,著有《金陵四十景图考诗咏》。而对金陵四十八景形成影响最大的则是清代高岑所绘的《金陵四十景图》,现收入清康熙的《江宁府志》。清代吴敬梓写有多首《金陵景物图诗》。清末徐上添编绘《金陵四十八景》图册,远承高岑的《金陵四十景图》,近承清末长干里客的《金陵四十八景图》,于清宣统二年(1910 年)出版;迨至民国,徐寿卿在此基础上编绘出《金陵四十八景全图》。此外,仍有很多文人墨客有关金陵胜景的诗咏和画作。随着时间推移,多数金陵胜景已被破坏或者无迹可考,且近年来全国各地新名胜组景的评选层出不穷,南京市为进一步保护现有金陵四十八景并拓展南京现有的组景景观,有关新金陵四十八景分别在 1983、2005、2012 年评选了 3 次。

1.2 时空演变

以南京市市域地理底图为基础地图资料,对新旧金

陵四十八景进行空间定位,获得自明、清、民国、建国之后 4 个阶段的空间变迁图(图 1)。图中闭合曲线表示南京市现阶段的行政边界,作为空间参照系,便于现代时空中的人群辨识,圆点表示金陵四十八景,自左至右,自上而下,依次为明、清、民国、1983 年、2005 年、2012 年 6 个时段的空间定位图。选取了历史上著名的明代郭仁的金陵八景图、对金陵四十八景形成影响最大的高岑的金陵四十景图、完整的金陵四十八景图(清代徐上添和民国徐寿卿的金陵四十八景图)以及建国后 3 次评选的新金陵四十八景进行定位。民国徐寿卿的金陵《四十八景全图》系从清代徐上添编绘的《金陵四十八景》演变而来,仅有十一景的名称和排序发生变化^[18]。民国四十八景图与清代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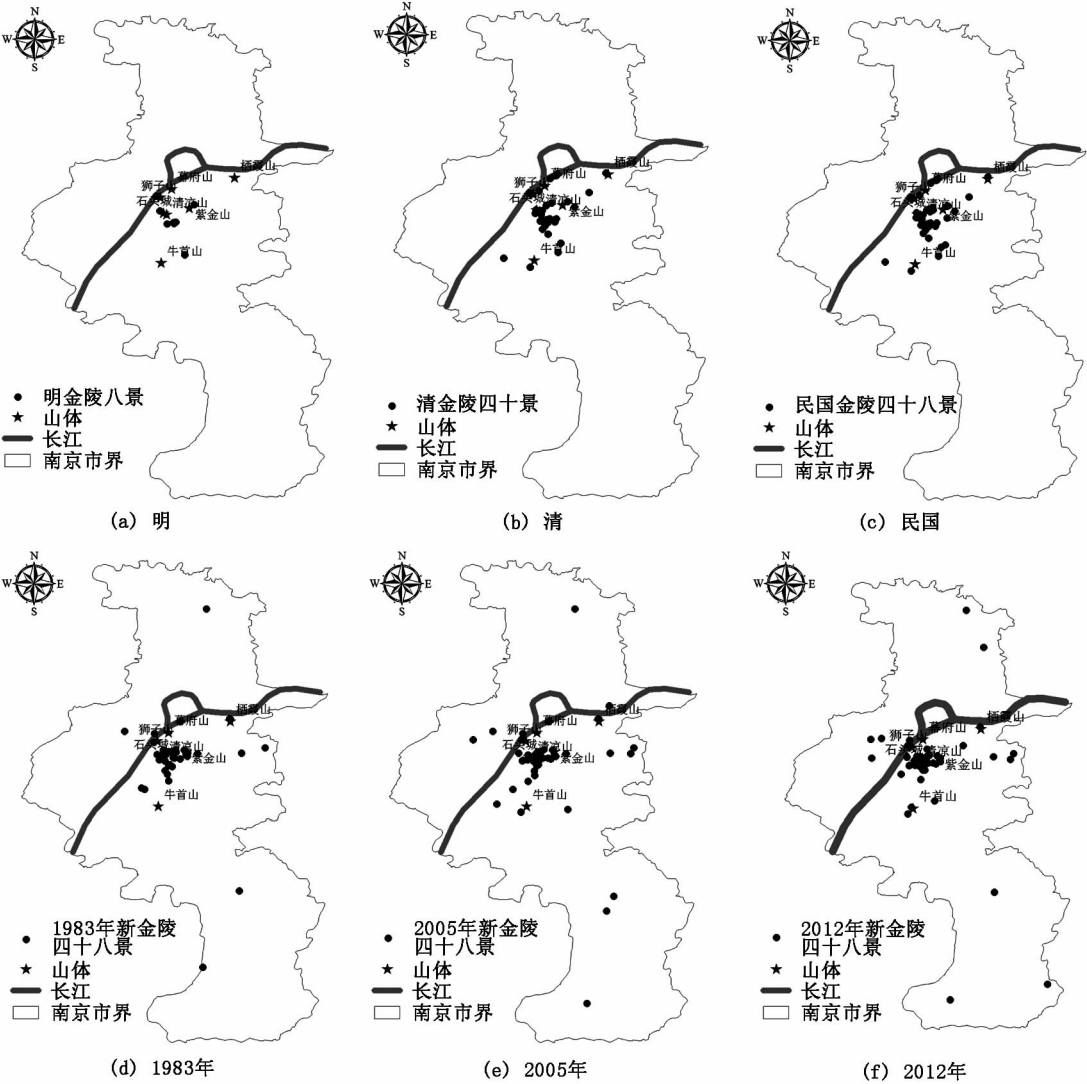


图 1 金陵四十八景空间分布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orty-eight Scenes of Jinling

对于明、清、民国的金陵四十八景的定位主要是结合古人的文字描述,依托现有地名进行粗略定位。定位

过程中,参考的资料包括《南京地名大全》^[19]、《金陵古迹图考》^[20]、《金陵胜迹志》^[21]、《洪武京城图志:金陵古

今图考》^[22-23]、《金陵十记》^[24]等。如明代的“乌衣晚照”,指傍晚在夫子庙对岸的东晋王谢大族故居乌衣巷观看夕阳晚霞,在底图上将其定位于乌衣巷;清代的“莫愁烟雨”,古人描述为“湖在三山门外”,依托现有地名莫愁湖进行定位;“牛首烟岚”,古人对其描述“在府城南二十里山有二峰东西相对”,今将其定位于牛首山。由于古人对于地理方位的描述多采用粗略的定位说明,没有近现代测绘技术的支持,因而在进行历史地名的定位过程中不能苛求精度^[25-26]。新金陵四十八景都是现代地名,如“中山陵”“明孝陵”“总统府”等,可以进行精确定位,而诸如“明城墙”“夫子庙及秦淮风光带”呈带状分布的景观,将其定位于其中一段。“明城墙”定位至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环湖路,“夫子庙及秦淮风光带”定位至夫子庙。

金陵四十八景(明、清、民国)全部分布于长江以南,且大部分景观分布在自然山脉和河流附近。明南京城为四重环套配置行制,四层城郭从里到外为宫城、皇城、都城、外郭城。都城即为明城墙所包围的区域,外郭城将都城四周山冈制高点紫金山、幕府山、雨花台等包括在内^[27]。明金陵八景集中在长江、秦淮河、钟山即“两线一点”附近,且大部分景观在明城墙之内。清金陵四十景集中在长江、秦淮河附近,部分景观位于明城墙内,部分位于明城墙之外、外郭城之内,极少数景观位于外郭城之外。民国金陵四十八景集中分布在“两线一点”附近,大多数景观位于明城墙内,少数景观位于外郭城内,极少数位于外郭城外。

自1983年评选的金陵新四十景开始,新金陵四十八景分布比较分散,江南江北皆有,不再集中于明城墙之内的区域,并呈现逐渐向外扩散的趋势。1983年金陵新四十景中位于明城墙内的景观数量有所下降,但仍然较多,分布较为均匀,依托长江、秦淮河的景观数量有所下降,位于钟山风景区的景观数量有所增加,郊区市县(江北、高淳、溧水)皆有少数景观。2005年新金陵四十八景中位于长江、秦淮河、钟山附近的景观数量进一步下降,明城墙内景观分布较为均匀,位于郊区市县的景观数量进一步增加,新增的景观呈现东进南延的扩散趋势。2012年新金陵四十八景位于明都城内的景观数量虽明显少于金陵四十八景,但自1983年至今呈现略微上升趋势,且分布较均匀,景观不再集中于“两线一点”附近,而是进一步呈现东进南延的扩散趋势,江北的景观数量也进一步增加。

2 对比分析

2.1 空间变迁

采用空间统计方法中空间分布的描述参数平均中心(mean center)和标准差椭圆(standard ellipse)描述金陵四十八景在历代的空间分布方向。离散点群分布的参数描述的前提条件是点群以某一点为中心具有相对

集中性,且是非随机分布的^[28]。因为金陵四十八景的样本容量较小,难以反映分布规律,所以假定满足前提条件。金陵四十八景属于沿面状分布的离散点,其分布中心可以概略分布总体的位置,分布中心的移动作为一个重要参数描述离散群体随时间在空间的演变;而标准差椭圆的长轴方向代表离散点群在空间的分布趋势^[28]。如图2所示,6个时段金陵四十八景的分布中心分别用不同的符号表示,不同时段的标准差椭圆也用不同的线形表示。由图2可见,金陵四十八景自明至今,分布中心的移动呈现自西向东的趋势,即金陵四十八景从古至今在空间上的总体变迁趋势为自西向东;标准差椭圆的长轴方向呈现逐渐向南北扩张,即金陵四十八景总体走向的变化呈现由南北方向向外扩张。

金陵四十八景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城市变迁存在强烈的关联。明代南京是建置沿革上一个重要阶段,新置江浦县,应天府跨江而治,突破历代隔江分置行政区域的传统,奠定清代及民国以来南京市辖域的基本格局。城市轮廓似葫芦形,宫城、皇城、都城、外城四重环套配置,西北以长江为天堑,外城将钟山、幕府山等包纳在内,都城将石头城、狮子山、覆舟山等包纳在内^[29]。明金陵八景主要集中在明城墙之内。清代改明应天府为江宁府,作为清政权统治的政治、军事中心和经济命脉所在,城市格局基本不变。南京属于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自然地理格局,长江天堑阻隔,交通受到一定阻碍,历代城建的中心都在江南一侧,游客不易去江北,所以南京景点的分布重点偏在江南。民国时期,交通结构发生明显改变,建设中山路,以其为轴线从西北延伸至东南,成为城市道路网络骨架,城市建设基本局限于明城墙范围内^[27]。建国后,南京开始跨江向江北地区发展,现代南京全市公路总里程和交通网密度逐年稳步提升,城市交通的快速发展拓展了景观的广度,金陵四十八景不再集中于原有的自然山脉河流附近,而是出现向北扩张的趋势。关于交通古今变迁对城市发展影响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30]。《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81—2000)》提出“圈层式城镇群体布局”,《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提出建设南京都市圈,规划范围分为主城、都市圈、市域3个空间层次。1990年以后,南京城市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提出将形成“中心城—新城—新市镇”三级城镇体系,其中中心城由主城,东山、仙林和江北3个副城构成,《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提出建设南京都市区,由主城,东山、仙林、江北3个副城,雄州、龙潭、桥林等7个新城等组成。城市人口和各项社会功能迅速发展^[31],新城和开发区的建设、居住空间的扩大、交通结构的改变都促使人口扩散,不再集中于城南,出现北移趋势^[32]。可见南京城市发展空间向东南北3个方向扩展,而金陵四十八景也呈现东进南北延的扩散趋势。

此外,文化发展、民风民俗、技术进步等因素也是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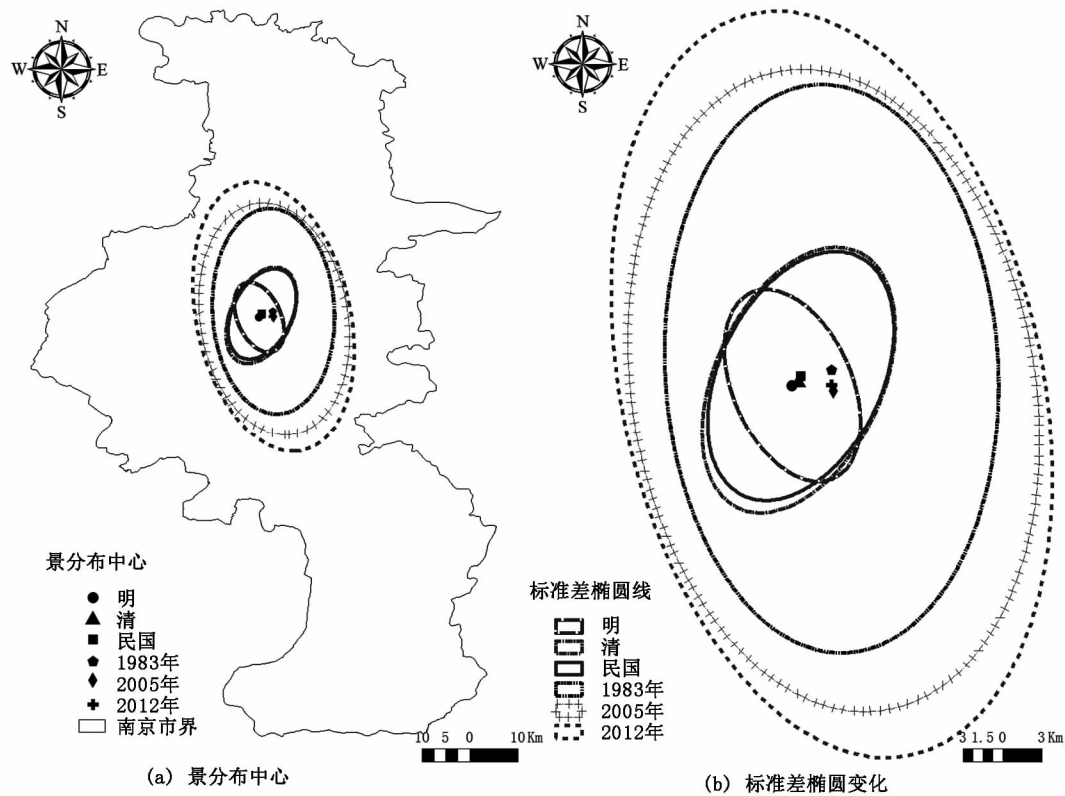


图 2 金陵四十八景空间分布特征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Forty-eight Scenes of Jinling

成金陵四十八景扩展的原因。比如,新金陵四十八景中出现的南京博物院是对金陵文脉的记录和存储,南京大学北大楼和奥体中心是文化延续中教育和体育的体现。南京云锦博物馆则是南京民风民俗的象征,南京云锦具有科学艺术价值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选其作为一景,是对南京地方意象的塑造。紫峰大厦、汤山温泉、南京火车站都是由于技术进步产生的现代景观,是新南京城市的集中体现。

2.2 其他变迁

在金陵四十八景时间演进的过程中,空间变迁的同时,也存在景观类型的变迁和游赏群体的变迁。影响金陵四十八景时空演变因素,同样作用于景观类型的变迁和游赏群体的变迁,此外,还存在其他的影响因素。

2.2.1 景观类型变迁。新旧金陵四十八景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指山冈、河流、湖泊、沙洲等,人文景观指城垒、城门、宫殿、苑囿、宗庙、陵寝、府衙、驿亭、居民区、寺庙等^[25]。四十八景中包括既是自然景观又是人文景观的景观,自然和人文的相互作用也被当成景观的重要特征^[33],按其偏向性,归于不同的景观类型,如“凤凰三山”,既与六朝文化有关,又属山水名胜,今指凤凰台遗址,将其归于自然景观类;“鹭洲二水”,既与文人风雅生活相关,又与山水名胜相关,今指江东门外古白鹭洲,将其归于自然景观类^[34]。金陵四十八景中自然景观所占比重较大,相比之下,新金陵四十八景的人文景观占比较大。自明代至现当代,金陵的名胜组景呈

自然景观数量逐渐减少、人文景观逐渐增多的趋势。

现代道路的建设切断和分解了连绵山脉,城市建设填埋河流或侵占河道,河道水系网络也支离破碎^[29],原有的部分景观可视范围缩小或不复存在,新增加的景观多为人文景观。游憩欣赏中古今对景观的游憩审美偏好发生变化,古人更偏好自然景观,今人更偏好人文景观,现代人休闲游憩时间增加,不再仅仅局限于观光游览,更多需要参与体验,自然景观不能满足其更深层次的需求,因而呈现对自然景观偏好趋势递减、人文景观偏好趋势递增的现象;古代的文化景观数量有限,未形成一定的数量规模,古代文人雅士欣赏山水的活动以及其他社会活动,也成为当今组景中人文景观的源泉,且随着时代变迁,新的历史文化景观会累积增加,并带有时代印迹,如颐和路民国公馆区,民国建筑数量多,规格高,现代发展成为景观;土地利用也是造成景观类型变迁的原因,现今景观变迁的主要趋势是在更为集中和大量的土地利用中的极化现象,表现在集中关注小尺度高度密集和拥挤区域里人群和活动,而导致大面积的区域被忽略或是遗弃^[35-36];明朝中后期,南京是佛学中心,“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当时佛学盛行,而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入,南京成为多元宗教文化的城市,涌现出石鼓路天主教堂等景观,可见景观变迁与宗教变革密切相关。此外,自然环境的变迁、城市社会职能的转变、不同时代城市文化的影响等也都可能是景观类型变迁的起因。

组景景观的名称和排序也出现一定变化。对于不同朝代的组景景观,还出现同一景观但景名不同的现象,如“秦淮渔笛”与“秦淮渔唱”,“白鹭春潮”与“鹭洲二水”,这可能是不同朝代对景观的欣赏视角或观赏方式不同所导致。新旧金陵四十八景的排序差异较大,金陵八景、四十景、四十八景的排序差异较大,与当时景观开发、景致宣传有关,金陵四十八景中以莫愁烟雨为首,所以清朝称莫愁湖为“金陵第一名胜”,新金陵四十八景将中山陵、明孝陵、夫子庙置于前面,主要是结合景点本身的知名度进行排序的。

2.2.2 群体变迁。古代游憩欣赏的群体主要侧重于贵族、文人雅士对自然人文美的欣赏,而现代游憩欣赏的群体则是大众群体;组景时空演变的过程中,鉴于旅游发展的需要、用于游憩休闲土地的快速增加、基础设施的快速增长、城市形象重塑的需要等,组景评选频繁更替,可看出游憩欣赏群体的变化呈现一种快速化、世俗化的过程,典型的标志就是景名的世俗化。古时评景的多为文人雅士,其本身具备诗词歌赋功底,且讲求景名的用词、形象、艺术性等,而今评选的组景更多的是一种行政行为和统计结果,旨在宣传南京,评选群众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文化底蕴有所欠缺,因而金陵四十八景的景观名称大都是四字句组景,而且景名用词典雅、形象生动、极具艺术特色^[14],相比之下,新金陵四十八景的景观名称比较随意,字数参差不齐,易于记忆,易于通过景名直接找到相应的地理方位,但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美感和韵味,且评选出的部分四字景名过于粗浅。

3 结论

名胜组景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标志,可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通过研究名胜组景的时空演变以及对比分析,促进名胜组景的承接和延续,并对当前的组景发展提供思路和借鉴。以金陵四十八景为例,通过分析历代金陵四十八景的时空演变,得出古代名胜组景依赖于自然地理环境,同时也受人文地理界线的影响;并可看出民国至当代的金陵四十八景的空间分布呈现东进南延北拓态势。而名胜组景的这种时空变迁特征与城市变迁存在强烈的关联。同时历史文化名城的组景景观可划归为不同类型,在金陵四十八景的时间演进过程中就呈现出自然景观数量减少、人文景观数量增多的趋势。此外,景观景名、排序等存在较大的差异。古今游憩偏好的变化、旅游需求的变化、历史文化景观的积累、宗教变革、土地利用、社会职能的转变、时代文化的差异都对此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各地名胜组景的选取应设置更多的标准,并要求具备充足的选取内涵;有关景名的构成,曾有学者对新金陵四十景的景名和楹联进行评析,各地新组景如新金陵四十八景的景名也应借鉴金陵四十八景的文采、意境等选取构成。

本研究首次将空间分析方法应用于名胜组景的定

位,使金陵四十八景的时空演变得到很好的视觉展现,为以后研究名胜组景提供思路和方法。就古代组景的定位,依据文字资料和现有地名进行比照进行粗略定位,可能与准确的位置存在一定的误差,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进行实地考察以期得到更加准确的定位。此外,对空间和景观变迁内在机制的更为深入地分析以及不同时代对组景景观的认知方式是否存在差异将作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内容。

参考文献:

- [1] Urry J. The Tourist Gaze“Revisited”[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92, 36(2): 172-186.
- [2] Whyte I D. Landscape and History since 1500[M].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2.
- [3] Nelson V. The Landscape Reputation: Tourism and Identity in the Caribbean[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11, 102(2): 176-187.
- [4] Cosgrove D E.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M]. London: Croom Helm, 1984.
- [5] Antrop M. Sustainable Landscapes: Contradiction, Fiction or Utopia?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6, 75(3): 187-197.
- [6] Français. European Landscape Convention[R]. Florence: Council Europe, 2000.
- [7] 任唤麟. 八景文化的旅游学分析[J]. 旅游学刊, 2012, 27(7): 35-40.
- [8] 刘国强. 湖南旧八景文化遗产刍议[J]. 中国地方志, 2004(4): 72-75.
- [9] 何林福. 论中国地方八景的起源, 发展和旅游文化开发[J].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 1994, 10(2): 56-60.
- [10] 周琼. “八景”文化的起源及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以云南“八景”文化为中心[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1): 106-115.
- [11] 冉毅. 中日实地八景的形成及其赋诗意象分析[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11(5): 75-84.
- [12] 张廷银. 传统家谱中“八景”的文化意义[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3(4): 40-45.
- [13] 赵夏. 我国的“八景”传统及其文化意义[J]. 规划师, 2007, 22(12): 89-91.
- [14] 贾文毓. 旅游地理学视域中的中国名胜组景分析[J]. 地理学报, 2009, 64(6): 745-752.
- [15] 李开然, 央·瓦斯查. 传统组景序列调查反映的中国古代游憩偏好[J]. 旅游学刊, 2009, 24(6): 42-45.
- [16] 吕晓. 明末清初“金陵胜景图”研究[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2010(4): 7-18.
- [17] 沙元伟. “金陵新四十景”景名和楹联评析[J]. 旅游学刊, 1990, 5(2): 56-61.
- [18] 徐寿卿. 金陵四十八景全图[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12: 12.

- [19] 《南京地名大全》编委会. 南京地名大全[Z].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12.
- [20] 朱楔. 金陵古迹图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21] 胡祥翰. 金陵胜迹志[Z].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12.
- [22] (明) 礼部纂修. 洪武京城图志[Z].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6.
- [23] 陈沂. 金陵古今图考[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6.
- [24] 杨心佛. 金陵十记[M].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3: 9.
- [25] 陈刚. 六朝建康历史地理及信息化研究[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3.
- [26] 胡鹤年, 张力仁. 陕西政区地名文化景观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3, 32(1): 170 - 174.
- [27] 姚亦锋. 南京城市地理变迁及现代景观[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6.
- [28] 郭仁忠. 空间分析[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 [29] 姚亦锋. 基于自然地理格局的南京古都景观研究[J]. 建筑学报, 2007(2): 20 - 23.
- [30] 李瑞, 冰河. 南阳地缘交通古今变迁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4, 33(1): 148 - 152.
- [31] 姚亦锋. 探究孕育南京古都景观之地理格局[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4, 33(1): 134 - 141.
- [32] 牟宇峰, 孙伟, 袁丰, 等. 南京近 30 年人口空间格局演变与机制研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3, 22(8): 979 - 988.
- [33] Naveh Z. Interactions of Landscapes and Culture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5, 32(1): 43 - 54.
- [34] 程章灿, 成林. 从《金陵五题》到“金陵四十八景”——兼论古代文学对南京历史文化地标的形塑作用[J]. 南京社会科学, 2009(10): 64 - 70.
- [35] Vos W, Meekes H. Trends in European Cultural Landscap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9, 46(1): 3 - 14.
- [36] Antrop M. Why Landscapes of the Past are Important for the Futur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5, 70(1): 21 - 34.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of Assembled Landscapes in Chine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The Case of Forty-eight Scenes of Jinling

Su Xing , Zhang Jie , Zhang Honglei ,

Zhong Shien , Chen Xing , Li Yicong , Li Ru

(School of Geographic and Oceanographic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Assembled Landscapes is a combination of landscapes within a certain geographical area, important city landmarks and tourist resources fo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This paper conducts a case of Forty-eight Scenes of Jinling to study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features of Assembled Landscapes. The results are followed: Ancient Assembled Landscapes depended on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densely distributed in the nearby mountains and rivers of the Yangtze River, Zhongshan, Qinhuai River, etc., but also were affected by the boundaries of human geography, more focused inside Ming city wall; from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contemporar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orty-eight Scenes of Jinling expanded in three directions, north, south and east, and gradually spread to the outer city walls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human geography, and then spread to the suburban counties (Jiangbei, Gaochun, Lishui). There is a strong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nges of Assembled Landscapes and urban changes. Meanwhile a series of landscapes i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natural landscape and the human landscape, showing that an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atural landscape in the trend, an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human landscape in the trend with the process of change over time of Forty-eight Scenes of Jinling.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in landscape names, sorting, etc. Changes in ancient and modern recreational preferences, changes in tourism needs, religious change, land use, changes in social functions, cultural differences all have an influence on this in a certain degree.

Key words: assembled landscapes; Forty-eight Scenes of Jinling; spatial analysis; temporal evolution